

我爱“色狼”

湍梓 编著

第一章

“什么？！”何雨楠不相信地大叫，引来餐厅里其它客人的侧目。

“拜托小声一点，你嫌我们不够引人注目啊？”秦织敏不悦地瞪了何雨楠一眼。

“抱……歉，我只是惊吓过度。”她不好意思的道歉。的确，从她和织敏踏入餐厅那一刹那开始，就已经成为众人的焦点，但她已经习惯了。从高中时代开始，只要是她们“三人组”一起出现在某个场合，就免不了了一阵注视，谁要她们的长相那么出色呢？“你不会是说真的吧？”雨楠困难的看向放在餐桌上的“投资情报”，封面上的大脸倏地映入眼帘。

“再认真不过。”织敏肯定的说道。

“可是，可是为什么选他？”雨楠的眼睛扫向搁在桌上的周刊。

织敏顺着她的眼光看过去，周刊上那张带笑的脸庞仿佛就在她眼前，带着邪气的细长眼睛也仿佛瞅着她看。她赶紧调回视线，面向雨楠。“不选他选谁？毕竟他是货真价实的花花公子，论排行，除了你那位大老板之外，谁能及得上他？”织敏的语气中充满嫌恶。她最讨厌这种自以天下女人随他玩的自家伙，偏偏自己又需要他。

雨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屈之介毫无疑问的就是织敏所描述的“花花公子”，而且是排名第二号的大情圣。她不相信自己的好朋友没事去招惹那位“恶魔岛”干什么？女人疯狂追逐他的情形，就像其外号——有去无回啊！哪个女人能够全身而退的？“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小敏！你只是在写小说，犯不着真的去当‘激情维纳斯’啊！”她觉得织敏真是莫名其妙。（注！“激情维纳斯”乃一部电影。

内容描述一位女作家为了解人们的情欲，而以身试法的故事。）“谁说我要自己去试？就算我想，恐怕屈大少爷也看不上眼。”织敏有不以为然。

雨楠倍感怀疑地盯着织敏，她可是校花吧！皎好的面容再加上喷火的身材，哪个男人见到她不流口水的。

“你可以试着联络他嘛！也许他会考虑接受你的采访也说不定。”雨楠劝道。毕竟小敏这个想法实在太异想天开了。

“你别蠢了，哪个男人会大方到告诉一个陌生人有关他在床上的细节？更何况我需要的是亲眼目睹！唉！那是最困难的一部分。”织敏叹口气，无力的靠回椅背。

“那你就别看呀！”雨楠劝道，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亏织敏想得出来。

“别看？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写？我都快掰不出来了。下个月底就要截稿了，我却连一章都写不出来！”她越想越头痛，怎么办？“我——”雨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对“情欲”这类的事情也是一窍不通。

“所以，这个计画还是要执行！”织敏斩钉截铁的决定。“小敏！你考虑清楚啊！被捉到了可是要上法院的。”“雨楠，你有没有一点法律概念？现行犯是直接上警察局，法官哪有空理你。”织敏真受不了她这个迷糊的朋友，这种人也能在“宇刚”当总裁秘书？“不管是警察局或是法院，那都是违法的行为，你老爸会捶死你的。”雨楠祭出秦伯伯，盼能吓阻织敏疯狂的计画。

“少扯出我老爸，他不帮我就算了，还四处拆我的台。”说到织敏的老爸，

织敏就一肚子气。他一向反对织敏写小说，尤其她写的还是罗曼史小说。在秦孝轩的眼里，这种职业根本是不入流的职业。他秦家哪能出这种不入流的人？于是他想尽办法，四处放风声给出版社，希望能以“秦氏”的力量阻止织敏的生路。

所幸有一家不怕死的新兴出版社肯出版她的书，她才不致断了梦想。她以其独特、辛辣、幽默的言辞及明快的节奏掳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但是唯独情欲这方面的描述，无法顺心掌握，这是她的致命伤，毕竟她是写罗曼史的，再不设法改进，迟早有一天会从出版界消失。

这全怪她那些保护过度的家人以及“秦氏”。以“秦氏”在台湾的地位，她能交往的对象只有身分相当的家庭和受过严格筛选背景的男人。那些男人对待她的方式不是如柳下惠般的保持距离就是像对待女王似的供着，她哪有机会认识什么情欲？过去她总是参考前人的书籍，但这是个创新的年代，不去亲身体验就够糟了，更何况抄袭？唉！她也不愿意这样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可是——”雨楠再接再厉。

“除非你愿意帮忙。”织敏露出恶作剧的微笑，看得雨楠一阵不安。“帮我约你那位性感的老板，或许他会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什么？”雨楠喊得更大声，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这不是叫她我死吗？“那你还是找屈之介好了。”比起刘宇刚，屈之介可能还好搞定些。

“啧啧！真没有同学爱。”织敏故意调侃道。她知道雨楠最怕刘宇刚了。

说实在的，有时她怀疑刘宇刚是不是对雨楠有意思。雨楠向来迟钝，当然搞不清楚状况，她可是一切都看在眼里，了然于心。

“我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你知道，刘先生太恐怖了。”想起自己的老板，雨楠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喂，全世界要找出几个像你那么怕老板的，恐怕没几个呢！”织敏取笑道。

“那你就错了，你真该到‘宇刚’去瞧瞧，每一个人都怕他怕得要命，他就像——洪水猛兽。”雨楠总算找回一丝幽默感，那是自从听到织敏的大胆计画之后，就迅速消失。

“那么说传闻是真的啰？”织敏兴奋的问道，搞不好刘宇刚可以当她下一部书的男主角。

“什么传闻？”雨楠一头雾水。

“传说中刘宇刚英俊、自负、又冰冷如钢！他视女人为无物却又风流倜傥，女友一个接过一个；对待下属严格冷酷、纪律分明，所以‘宇刚’外号‘巴士底’，对不对？”雨楠看着织敏一脸兴奋，眼神发亮，真不愧是罗曼史作家，对于像她老板那种鲨鱼也能描述成冷血王子。在雨楠的想法里，她的老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她已经连续加班半个月了，每一天都被他弄到十二点才放人，她气得只差没拿刀砍了他。但是她哪有这个胆啊？他只消用那双悦眼瞪她，就可以把她瞪得失了魂。

“我只同意‘巴士底’那部分，其余一概否认。”雨楠心想，管他什么英俊潇洒，有那种性格，长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别老是谈我老板，有关于你的计画，你打算怎么做？”再讨论刘宇刚，雨楠就要吃不下饭了。

“细节我还没想好，不过我已经掌握了屈之介这个礼拜的行程了。”织敏不自主的又瞄向桌上的杂志。

“投资情报。”雨楠拿起杂志随意翻了几下。“专写一些垃圾。什么此人

眼光有多精准啦！做生意手腕多么高明啦！为人多么正直啦！简直是睁眼说瞎话！谁不知道商场上尽出些老狐狸。”她随即不屑地将杂志丢回桌上。上个礼拜的封面人物是刘宇刚，她还拿来当做泡面的杯垫，算是轻微的报复。

“你跟杂志有仇啊？”织敏不解地看着雨楠。“不是跟杂志有仇，是跟它报导的人有仇。”雨楠真想掐死刘宇刚。

“屈之介？”织敏不解，她没听说过啊？！

“是刘宇刚，上个礼拜的封面人物。”她做个鬼脸。

“你真的跟他杠上了？”没想到雨楠这么有勇气。

“可能吗？我还想多活几年。”她像颗泄了气的皮球，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只敢在背后逞凶斗狠。

织敏同情地拍拍雨楠的手，她也清楚刘宇刚的可怕。

“这个计画，你可不要告诉喻姗。”“什么？”喻姗也是“三人组”的成员之一。

“我怕她会先吓昏，然后叫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喻姗的胆小，已从台湾头出名到台湾尾。

雨楠笑开了眉，然后回答。“我知道了，祝好运。”

说永远比做起来容易，唉！织敏泄气得想。为了跟踪屈之介这只狐狸，她已经三天没好好睡个觉了！她真不明白自己干嘛不去找一个生活规律一点的人，或是花钱找个午夜牛郎算了。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都快变成大陆国宝 - 猫熊了。

她忍不住又打个大呵欠，突然间她看见她的猎物搂着一个超级大美女从俱乐部走出来，走进一辆白色的法拉利跑车，接着发动引擎，呼啸而去。织敏没敢犹豫，马上排档一推，跟着前进。一路上她小心的保持距离，以免被前车发现有人跟踪。

法拉利跑车在一栋高级洋房前停下来。织敏庆幸屈之介住的是透天洋房，而非住大厦，否则要怎么把自个儿弄进去？总不能要她像壁虎般攀爬在窗子上，然后对着他们说“哈啰”吧？那会吓死热情缱绻中的男女，她需要的是活的表演，而不是不省人事的躯壳。美丽的一对从法拉利走下来，从他们亲热相搂，巴不得快模到床的模样看来，织敏知道她不需要等太久就可以达成目的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织敏没来由的觉得一阵酸意，大概是因为触景伤情，自己没男友的缘故。织敏摇头摇掉这种莫名的感觉，正事要紧。

那对正在欲头上的男女根本不察有异，快步走进洋房。同时一路拥吻，哇！

真是刺激！这个场景可以放进下一部小说里。看来今晚收获会不少。

“之介……我快受不了了，你再不快点和我做爱，我一定会死掉。”女主角嗲声嗲的哀求，身体不断地对男主角磨蹭，看得织敏目瞪口呆，她笔下的女主角从来没有这大胆过！值得参考。

“莉娜，你不会死掉，你只会快乐的喊叫。”一句轻柔又不正经的回答从屈之介的嘴送出。

“之介，你别讨厌了，快动手！”说完，女主角就像个色情狂似的扒着屈之介的衣服西装外套、领带、衬衫，哇！织敏看着一件一件落地的衣服，不禁佩服女主角的手脚敏捷——“之介……”女主角双手疯狂的抚上屈之介结实的胸膛，娇嫩的红唇随着双手在屈之介的胸膛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血红色的

印子，霎时屈之介精瘦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支洋伞，而且还是印象派图案，织敏看得直忍住笑。哇塞！这位女士是不是欲求不满啊？！

“之介……求求你动手啊！”女主角几乎要跪地哀求了。屈之介仍然连动也不动的睥睨着她，嘴角还勾着迷死人的微笑。看得织敏像看球赛似的无声喊道：“对呀！动手啊！动手啊！”女主角干脆自个儿动手扒开自己的衣服，动作之快，令织敏又是一阵佩服。

怎么这年头的女性跟自己笔下的羞涩少女差那么多呢？看来自己的写作路线非修正不可。不过这位名叫莉娜的女主角身材真是不错，修长纤细，正是自己最羡慕的体型。

这个男人该不会有病吧？女人脱衣服脱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反应？可别让她今晚白跑一趟。

“之介……”女主角跟着松开屈之介的皮带，织敏忍不住脸红了，该不会最精彩的那一部分就要上演了吧？她带着兴奋的期待，小脸几乎贴上玻璃窗户。最后之介终于有了动作。他粗暴的将女主角压在地上，双手着实不客气的捏着女主角胸前约两颗圆球，双唇也像在啃甘蔗似的咬着女主角胸前的蓓蕾，这根本是野兽派的求爱法呢！看来传闻屈之介是一个温柔的情人，根本是胡诌。

她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将她所看到的情景化为文字。

“野兽派情人——屈之介毫无怜惜之心的把弄着眼前的美人，莉娜就爱这一套，他著名的温柔爱恋满足不了她，她喜欢粗暴的对待方式。要不是他今晚的心情欠佳，也需要发泄一下，他才不会让莉娜缠着他回来，毕竟做爱是种享受，不是在打仗，每回做爱总要充满火气，拚个你死我活，谁受得了？”

“他任由莉娜脱下他的衣裤，和莉娜做爱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贡献自己的身子任她吞噬即可。他听见莉娜的抽气声战斗开始。”

织敏一面脸红心跳的观察里面的热情男女，一面振笔疾书的记录细节。这跟她期待的“情欲”有些不同，难道她下部书的男女主角都得住在丛林中？书名“亚马逊狂欢记”？屈之介睥睨地看着已经濒临疯狂的莉娜，百般无聊的转头撇向落地窗，今天晚上天气不错，应该看得到星星。当他看到挂在落地窗上的小脸时，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偷窥？和他对视着的织敏也一样的错愕，什么样的人会在激情当头还无聊得四处乱瞄？她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就呆呆的杵在窗前。

屈之介一脚踢开跨坐在身上的美女，随手抓住放在床头的大毛巾围在腰上，大步跨向织敏。

“屈之介，你疯了吗？”莉娜的尖叫声划破寂静的夜。

“你给我闭嘴，穿上衣服回去。”他头也不回的命令道。先解决大麻烦，再来处理小的。

织敏看着怒气冲冲的屈之介打开落地窗，这才想起该落跑。

“想跑？来不及了吧？”他勾起一个冰冷的微笑，左手用力掐住织敏的右手腕，硬是将她拉进屋内。织敏一个踉跄，克制不住的往前扑去，刚好落在屈之介的怀里。

“这么热情？我怕我今晚没有体力再伺候你了。”屈之介调侃着。等他看清楚怀中人儿的模样，他惊讶得喃喃自语。“或许再等一下就恢复了……”

天哪！这真是一个小美人！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正抱着一个洋娃娃，这娃儿的大眼正一骨碌的瞪着他，仿佛第一次看清他的面容。

“放开我，你这个色情狂！”织敏挣扎着想爬起来，却挣脱不了他的箝制。这个人英俊得像庇鬼！看来杂志的摄影师并未捉住他的神韵。

“色情狂？”屈之介更加抱紧怀中的美人，嘴角勾勒出一个邪邪的笑容。

“刚才在窗外偷窥的人是谁啊？”“我是……我是……”织敏急得满脸通红，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种难堪的场面。

“啊——”一声尖叫，来自于他们身后的郝莉娜。

“你们在做什么？之介，快放开那个小贱人。”郝莉娜气得跺脚，竟敢在她面前搂搂抱抱。

“你在命令我？”屈之介倏地拉下脸，眼神冷酷。郝莉娜脸色马上刷白。

“没……有……我是说，之介——”“出去！”他的语气不容反抗。

“之介，不要赶我走——”郝莉娜慌了。

“你要我动手，还是自己滚？”他微微起伏的胸膛说明了他正压抑着怒气。

“之介，我不是故意的。”郝莉娜害怕她哭了起来。从眼角不断流下来的泪水弄花了脸上过分浓郁的彩妆。

“我说最后一次，出去。”他下最后通牒。“我……”“你不必参加公司今年秋冬的服饰展示会了，我会通知服装部将你除名。”他冷冷的说。

郝莉娜闻言几乎快晕过去，那不就意味着她的模特儿生涯从此结束？凡是屈之介开除的人，服装界没人敢再问津，不管是设计师或是模特儿。

“我建议你明天开始找别的工作，突然间转业是很困难的。”郝莉娜几乎听不见他嘲讽的声音，整个人的媒魂像被抽空似的步出屈之介的小洋房。

大麻烦解决了，现在换成解决小麻烦。他有点感谢眼前这位小美人的出现，从他带郝莉娜进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后悔了。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至少还他一个安静的夜晚。

织敏屏息的愣在屈之介怀里。她从没看过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她敢打赌他翻脸的速度绝对能破金氏纪录。这辈子她所见过唯一能跟他媲美的人，只有仲文哥而已，他们两个都一样，翻脸不用一秒钟。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什么会出现在我家？是之臣的恶作剧吗？除了他那无聊的双胞胎弟弟会干这种事之外，别人没有这个胆子。

“谁是之臣？我不认识。”这名字她连听都没听过。

“那么你是谁？”他的眼光停在她带来的小笔记本上。

刚才织敏挣扎时不小心掉在地上。

“你是记者？”他倏然翻脸，眼露凶光。

“我不是！”织敏疾声否认。像他们这种名人，最怕的就是爱扒粪的记者。

“我是作家。”她低声回答。怎么办？真的被抓到了，她会不会被送进警察局？她不难想象老爸的脸色，更恐怖的是无孔不入的记者。她几乎可以看见明天的早报刊出——“秦氏集团”秦孝轩之独生女——秦织敏夜闯民宅，被当场逮捕。被害人屈之介先生信誓坦坦的发誓，他能证明秦小姐有偷窥的嗜好。

完了！她应该听雨楠的话才对。现在要如何脱身？“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屈之介的口气软中带硬，令织敏不寒而栗。

“是真的！我……我是罗曼史作家。”“罗曼史作家？”搞什么鬼？罗曼史作家跑到他家来做什么？他就不信！

他腾出一只手，拾起小本子翻到第一真，跃然而起的文字差点没让他

跳起来。

野兽派情人粗暴地将情人推倒在地，然后着实不客气的用禄山之爪撕破情人的闺胸。

他低沉的嘶吼犹如一只受伤的野兽，贪婪的眼神伴随着垂涎的嘴角，形成一幅狰狞的主面屈之介愤然的合上小本子，这是什么烂描述？简直低级！

“这个野兽派情人就是我？”他的声音柔到简直可以溺死人。

“呃。写得不好吗？”她觉得描写得很贴切啊！刚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床上表演，的确不能称之缠绵悱恻，应该说是惊天动地还差不多！瞧那个叫莉娜的女人，她的头摇成那样，喊叫声又可以吓死人，再配合着喘气声，不是野兽派，不然要归类在哪一派？“你觉写得很好吗？”他的眼神开始变暖，嘴角缓缓勾起，正是其招牌“卧室之神”的表情叫织敏倏地心跳加速，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屈之介越来越靠近的脸庞充满靳诱惑，织敏的身体逃避地往后靠，直到靠到地上，无路可逃。屈之介的鼻息吹得她一阵酥麻，她觉得耳根子都快发烧了。

“为什么偷窥？”温柔亲密的声音几乎要噬蚀入骨。

织敏触觉到要对着几乎快贴在一起的脸讲话，实在很困难；尤其是这张脸的主人正用一种快速溶剂侵蚀她的意志。

“我……我想要知道情欲。”她老实说。

“情欲？”屈之介反倒是被她突如其来的诚实告白吓了一跳。这女孩是怎么回事？要知道情欲不会去找个男朋友，干嘛冒险私闯民宅？他站起来，转身踱步到一张小沙发椅子坐下；对着织敏弹弹手指，示意她坐到另一张沙发椅上。织敏不悦的挑高眉毛，向来只有秦大小姐对人弹手指的份，几时有人敢用这种不敬的态度对她？算了，虎落平阳被犬欺。她走过去。

屈之介在一旁观察她的仪态，发现她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走路的样子也很优雅。

搪瓷般精致的面容流露出一股屈于上流社会的气质，令人无法将她和她的行为联想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先穿上衣服？”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和袒胸露背的男人共处一室过，实在无法适应；更何况对象是屈之介这样性感的男人。

“什么？”他不怀好意的促狭道。“你不是想要知道情欲吗？所有情欲都是从裸体开始的。”他捉住织敏放在小桌子上的手压向自己的胸膛。“要了解情欲光看哪够！你要自己体会。”织敏面红耳赤的想要拉回自己的手，却敌不过屈之介的力气，眼看着自己的手就要贴上屈之介的胸膛，她赶紧将手指别曲。“放开我！”“啧啧啧！好漂亮的手指。”他用另一只手将织敏的手指一根根地板开，轻轻地抚弄着每一只手指，织敏立刻全身像被电触到一般无法言语，她从未想过自己的手指竟是如此敏感。

“修长、白皙，你一定会玩乐器，钢琴？”织敏只能毫无知觉的点头。他那催眠似的细长眼眸，正要命的侵蚀着她的意志。

“真棒的触感，你身体的其它部分，也像这样？”他接着拿起织敏的食指放在口中里咬，织敏瞬间感到全身发热，一股暖流从身体下方涌起。

她倏然抽回小手，不明白自己身体里面那股暖流所为何来。不过她明白自己非溜不可，继续留在这个色情窝，必会被对面的色狼生吞活剥，当做下酒菜。

屈之介的动作更快，没一秒钟就挡在她前面，把她压在门板上。

她站起来就想溜，困在双臂之间。“小姐，刚才偷窥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他危险地眯起双眼。

“被大野狼吃掉了。”她害怕得咽下口水。

“可怜的小红帽。”屈之介用右手轻抚她的脸颊。“要走也行，只要吻一下我这只大野狼，我可能会放你走。”他就不信和他接过吻后，她会舍得走。

“真的？”“不试怎么知道？”他哄道。

“那我……那我就……”她满脸通红的无法把话说完。以前每次好不容易有不怕死的男孩敢接近她，她就满心期待，希望能够尝试到小说中所描述的动人心魄的吻。可惜天不从人愿。从国中开始，就不断有人追她，但是追她的人没有一个不落荒而逃。原因就出在她那三位哥哥身上，他们对她的保护欲，夸张到可以用“无边无际”来形容。国中、高中时期禁止约会，大学时期三位哥哥轮流在旁边守着，三个不同脾气的哥哥摆出一副相同的面孔——你敢吻我妹妹，明天就叫人来收尸！其余被家族允许跟她约会的男人又早早接到圣旨——跟我妹妹保持十公尺以上的距离，否则打得你满地找牙。

所以她至今连吻是什么滋味都没尝试过。面对屈之介的温柔撩拨，她的心不期然的“怦、怦”跳个不停。

“那我就、那我就……”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屈之介压上来的嘴唇按去了呼吸，脑中一片空白。

原来小说中的描述都是真的，甚至还描写得不够传神，她陶醉得想。

屈之介作梦也没想过，和这个不速之客接吻竟会是如此愉快。他一看就知道她是个生手，甚至连经验都没有。原本他想逗逗她就算了，没想到自己会被她天真无邪，全然信赖的反应给迷住。他加深他的吻，觉得自己的呼吸急促，一股熟悉的生理反应从腰际升起，他要在床上爱她。今晚他已经受够了狂风暴雨式的激情，他要和眼前的小美人好好的上床温存。

他放开她，满意的看着她迷醉的神情，这是他怀中女人的标准神情，他自大的想。

一把抄起她放在床上，双手俐落的解开她衬衫上的第一颗扣子。织敏大梦初醒的看着他的动作，脸上一片燥热。她卯尽全力推开他。

“干什么？”她用颤抖的双手扣回扣子。

“做爱啊！大作家。这不是你来的目的吗？”他双手抱胸，瞪着她。该死的女人！

他要怎么掩饰自己的生理需求！

织敏再没经验也知道大毛巾下那一团突起的是什么。再不走真的要成为猎物了。她该怎么脱身？“你自己说吻……吻过你以后就可以走的！”她抬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一套话来压他。

“抱歉，我说谎。更何况刚才是我吻你，不是你吻我。说起来，你还欠我一个吻呢！”他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同织敏迈进一步，织敏赶紧往床后退一步。

“你不是君子！”哪有人这么无耻的。

“我是小人！”屈之介大方的承认。

屈之介又趋进一步。“更何况你偷窥被我逮到，没送你进警察局已经是很仁慈了。

严格说起来，我的女伴也是被你赶走的，我今晚的寂寞，理当要由你

来负责。”“是你自己赶走她的！”真是无耻到家，自个儿做的事竟赖到她头上来。

“我不管！今晚你必须留下来！”他耍赖道。下体的肿胀咆哮着要他解决，而他只想要这个小美人负责。

“你不要过来啊！”她向后退，直到无路可退靠到墙壁为止。“你再过来，我可要使出非常手段哦！”她可是有功夫的人。

“非常手段？凭你？”不大了就是往他的命根子一踢，女人最狠毒的一招莫过于此，他早有防范。他继续逼近，在她面前停下来。

织敏红着脸，闭上眼深呼吸，然后用力一扯，把他系在腰际上的大毛巾扯了下来。

屈之介当场愣在原地，任他怎么想，也料不到织敏会有这么一招。过了三秒钟他才想起要拾起毛巾遮掩自己。“你这个小混蛋，被我捉到你就别想活了！”他咆哮道。

织敏跑回自己的车子旁，对着追出来的屈之介做了个大鬼脸，气得屈之介想当场杀了她。

“捉得到我再说吧！大情圣。”说完，她发动引擎，扬长而去。留下气得发抖的屈之介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小美人，你还欠我一个吻呢！

第二章

“什么？！”雨楠和喻姗不约而同的大叫着，引来餐厅所有人的侧目。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川流不息的人潮将这家精致的餐厅塞得满满的，其中不乏因为看到坐在落地窗前约三位佳人，而不由自主的踏进餐厅的男士。

“你们非叫得这么大声不可吗？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们。”织敏无奈的摊开双手，用眼神提醒她们。

“对不起。”雨楠再次道歉，随即恢复镇定。

“你……真的被发现了？”从得知织敏疯狂的计画始，喻姗就濒临发疯边缘，现在她的双眼瞪大如铜铃，双脚不惭地发抖。

“我是被发现了，不过我已逃出来了。”喻姗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她才是死里逃生的人吧？“你……你……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喻姗仍然止不住的口吃。

“喻姗，深呼吸。”雨楠命令道。在她们不大奴光的“三人组”里，雨楠是最镇定的一个。

喻姗闻言照做，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的吐出来，果然好多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总算找回正常的声音。

织敏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倒不是她不好意思描述细节，而是怕喻姗听了会昏倒，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叫破屋顶，她询问似地看向雨楠。

雨楠接受到她的讯息，心中却是早有准备，织敏昨晚演出的逃生计必定很精彩，连她自己也满好奇的。于是她朝织敏点头，示意她尽管开口。

“昨天半夜二点，我跟踪屈之介到一家俱乐部。他在里面待了很久，久

到我都快打瞌睡了，一直到四点左右，他才搂着一位美女走出来。”她停止描述，伸手拿起果汁喝一口，从玻璃杯缘看见坐在对面约两位好友伸长着脖子好奇的聆听。“然后呢？”喻姗催问。一旦忘记了恐惧，她的好奇心可比别人强十倍。

“然后他就发动车子，呼啸而去。”“之后，我小心的跟踪他到他住的地方。幸好他住的是一栋小洋房，我没多费手续就进去了。”她回忆昨晚的情形。

“他们一下车就忘情的拥吻，很快的就进了房间，还好屈之介的家几乎部是落地窗，我很快就找到房间的所在。”“然后呢？”这次换雨楠发问，故事越来越好听了。

“然后？呃，名叫莉娜的女人像是性饥渴似的动手扒屈之介的衣服。”“全脱光？”喻姗忍不住大声喊叫，雨楠赶紧用手掩住她的嘴巴。

“你要让我们走不出这间餐厅吗？闭嘴。”这会儿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兴趣盎然的盯着她们看。雨楠瞬间觉得无地自容。

“你干嘛告诉她？”织敏沮丧地看向雨楠。

“没办法。”雨楠投给她一个道歉的眼神。“自从喻姗从南投回来，发现你没回公寓以后，每天一哭二闹，搞得我快发神经，只好告诉她了。”“哦！”织敏也很清楚喻姗哭闹的本事，也就不再怪雨楠。

“你们还要不要听？”“当然要！”她俩异口同声。

唉！女人！

“我看她明明已经是急得快不支倒地了，屈之介仍然高高在上的模样，动也不动哟！”“这么大牌？”说话的是雨楠。真不愧是国际级的花花公子，连上床都拿乔。

“嗯！就在我以为可能会白跑一趟的时候，屈之介突然有了动作。”“真的？”雨楠和喻姗的脸简直快越过桌面了。

“他将她推倒在地上，动作极端粗鲁，我差点以为是动物园的栅栏坏掉，跑出来一头野兽呢！”“你是说……”雨楠的脑中浮现出一个形容词。

“野兽派！”三人很有默契的齐声喊道，再一次引起餐厅内众食客的侧目。

“没错！正当我面红耳赤的挥笔记录……屋内的细节时，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什么？”雨楠和喻姗的脸差点打翻放在桌面上的果汁，织敏赶紧移开它们。

“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正瞪大眼睛和我对看，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她依然记得昨日的冲击。

“你是说，当他正在努力时，他还有空四处乱瞄？”天啊！他是超人吗？

“嗯！”织敏不住地点头。就算是她们这一票没有经验的小女子，也知道那是高难度动作。

“依我看，是那个女的比较努力。哎呀！不管啦！反正结果是他一脚踢开那个女的，然后在腰际围上一条大毛巾，怒气冲冲的向我走过来。”一想起那个骇人的眼神，织敏还心有余悸。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嗯，那个……”雨楠找不到形容词。

“阴茎。”喻姗从容的接话，雨楠和织敏到口的果汁喷得一身。

“喻姗！”她有没有神经啊！

“这是医学名词啊！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在喻姗看来，她们才是反应过度呢！看来只有她有能力强提醒织敏继续她的故事。

“然后呢？织敏！”“然后……”然后她就倒在他的怀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令人脸红。

雨楠和喻姗看着她可疑的表情和突来的脸红，不由约对看一眼。该不会是故事中的女主角换成她了吧？“你们该不会……”喻姗率先说出她的疑惑。

“织敏，那姓屈的混帐不会负责的。你应该搬出秦家的招牌压死他。”雨楠面色凝重的建议道。

“最低限度也要叫你那三个暴力派的哥哥砍死他。我可以帮忙给他一刀。”喻姗支持雨楠。

“没有啦！”织敏连忙澄清。她这两位好朋友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他是有那个企图，不过我逃出来了。”她想到逃生的方式，不由得一阵得意，谁教屈之介敢轻视女人。

“你怎么逃的？踢他的命根子？”换做她，她就会这么做。喻姗想。“没有，我解开他的毛巾。”织敏索性喝完杯中的果汁。

“解开他的毛巾？那不就……那不就……”喻姗又患了口吃。

“看到他的宝贝。”雨楠镇定的说完。看来织敏果真过了刺激的一晚。

“可惜，我是闭着眼睛。”织敏做了个鬼脸。“他发誓找到我非扒了我的皮不可。”“那很难啊！你又不在于商界走动，况且你家又将你保护得那么好！商场上没几个人知道你的存在。”雨楠就事论事，心也跟着放下来。

“我也认为他找不到我。不过，他跟你的老板是好朋友，你想，他会不会往刘宇刚面前问起我？”织敏担心地问道。

“我认为不会。一般男人都是死要面子的，谁会往朋友面前提起这种尴尬事？更何况倾诉的对象是刘先生，打死我都想不出这种画面。而且，他知道你的身分吗？”织敏摇头。

“所以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能找到你的机曾只有一万分之一。”雨楠安慰她。

“但愿如此。”她可没有雨楠的信心。

雨楠突然抬起手腕，手表上的时针显示她已经迟到了。

“惨了！迟到了！”又要挨刘先生的白眼，他最近的火气特旺。

“我送你！”喻姗自告奋勇。

“走吧！不要客气了，都是我害你的。”织敏拿起帐单付帐，娇小而玲珑有致的身影吸引了所有男士的凝视。

“那就麻烦你们了。”雨楠和喻姗也起身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对于背后所投来的钦羡目光，毫不在意。“宇刚，你一定不相信我昨晚碰到什么事。”屈之介一脚跨进刘宇刚的办公室，就看见刘宇刚皱着眉头瞪着一张卡片看，凶狠的目光几乎要将卡片瞪出一个洞。

“你在看什么？”屈之介好奇的走到刘宇刚的身边，顺着他的眼光看下去，只看见一束红色的玫瑰花，旁边摆着快被宇刚瞪得烧起来的卡片。

“给我甜蜜的雨楠，希望你能快点结束加班的噩梦，我等着陪你到关渡看日落——爱你的建邦。”屈之介念完后，吹了一声口哨。

“真是感人哪！这是雨楠的男朋友送的？”屈之介故意刺激刘宇刚。他知道宇刚暗恋何雨楠已久，无奈他总是碍于自尊心，不肯表白。

刘宇刚送给他一个“再多管闲事，就准备领死”的神情，屈之介只得收起玩笑。

“喜欢人家为什么不干脆表白？怕雨楠跟她男朋友约会就搞出加班的把戏，这真不像是你的作风；你不是一向看准猎物就勇往直前，从来也不顾身边是否有障碍吗？”也就因为刘宇刚快、狠、准的行事作风，不知道拆散了多少对准备白头偕老的夫妻，掳获了多少个纯情的无知少女，他大小通吃的无情作风，一如他的英文名字——霍克（老怙的意思），连他屈之介都得乖乖认命的排在第二位，不敢跟他抢花花公子第一名的宝座，为何独面对何雨楠，他会裹足不前？“你嫌最近的日子过得太舒坦，想活动活动筋骨？”刘宇刚阴郁地瞪着屈之介。他这个朋友外表吊儿郎当，内心却是颇为细腻。

“我只是给你忠告，不要等人家真的丢红色炸弹给你以后，才来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他丢给刘宇刚一个敬请早早节哀顺变的眼神。

刘宇刚认真的考虑屈之介的话，或许他是该行动了，与其要让嫉妒心折磨自己，不如将罪魁祸首据为己有。他转身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屈之介欣喜的跟着走进去，他知道刘宇刚已经把话听进耳朵里了。

“你那位美丽的秘书呢？”屈之介不等他招呼地把自己塞进一张黑色的牛皮沙发椅。

“跟她的死党去吃午饭。”这几天他都盯着雨楠，以免她那个该死的男友出现在“宇刚”楼下等人。

“你说你昨晚碰到了什么？”刘宇刚转身走向办公桌上的按钮，轻按其中的绿色按钮，一座隐藏式的酒柜倏地自墙壁中出现。他朝屈之介挑眉询问。

“马丁尼。”中午就喝酒，宇刚的心情还真不是普通的坏。

刘宇刚倒了两杯马丁尼，将其中的一杯递给屈之介。屈之介接过酒杯，轻啜一口。

“我碰见了一位美丽的偷窥狂。”“偷窥狂？”刘宇刚挑起左眉。“我看这位不速之客是个女的？”他并没有忽略“美丽”二字。

“宾果。她不但偷窥我和莉娜，还放了我一道。”他想起来就有气，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会逮到你的。屈之介发誓。

“郝莉娜，我记得这个女人，是一名模特儿。”刘宇刚也曾经跟她有过一腿，她是个疯狂的女人。

“她已经成为过去式，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找到昨晚的小美人。”屈之介一想到那张美丽的脸孔，身体不由得热切起来。

“看来她引起你的兴趣了。”刘宇刚淡淡地说道。他这位朋友最近老嚷着日子无聊，看来老天待他不错，送来个女夜贼供他解闷。

“岂止引起我的兴趣，我还想扒她的皮呢！”屈之介恨恨地说道。

“她做了什么好事，让你这般咬牙切齿？”被他的语气吸引，刘宇刚也开始感到好奇。

于是屈之介把昨夜发生的事简单的讲了一遍，“结果她竟然解了我的毛巾，逃之夭夭。”屈之介气得猛捶桌子，桌子上两个酒杯“咚”一声的跳起来，杯内的马丁尼跟着溢满整个桌面。刘宇刚大笑，笑声传出办公室，听得汗流满面，冒死前来送信件的小弟赶紧冲下顶楼，并到各楼层去散播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总裁今天笑了。

刘宇刚好不容易止住笑声，看向额暴青筋的屈之介。

“你打算怎么找？搜遍整个台北市？”他这位朋友向来有办法，用遇上的新鲜事来化解他忧郁的心情。

“可能吗？”屈之介挑眉。“除非你愿意将你的情报网络借给我用。”他

指的是刘宇刚个人秘密的情报搜集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多达百名；专门为刘宇刚在世界各地搜集商业情报。

“怒难从命。我的情报网络只用来从事商业行，不介入寻花问柳这种事。”

“唉！我就知道你等我吃味已经等了很久，哪能指望你。”屈之介跷起二郎腿，斜眼望着站起来重新倒酒的刘宇刚。

“这种机会千载难逢，除了你那个宝贝弟弟能搞得你鸡飞狗跳之外，恐怕就只剩这位神秘小姐了。”“我跟你打赌，十天之内我一定能逮到那个小妞，就算是把整个台北市翻过来也在所不惜。”屈之介准备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那意味着他必须去求屈之臣那个兔崽子。

“赌了！赌金是什么？”看屈之介被屈之臣踩在头上的模样必定很有意思。

“当彼此的伴郎。”他们三人曾一起发誓绝不走进婚姻的陷阱。

“那你根本是摆明了不履约。”果然狡猾啊！

“那可说不定。搞不好你是第一个破坏誓言的人。”屈之介意味深长的看着盯着时钟看的刘宇刚，从他对何雨楠在意的程度看来，好事近了。

“你胡诌些什么。”雨楠迟到了，这么晚还没进来。刘宇刚不悦地想到，该不会偷偷溜去跟李建邦约会吧？他躁然的踱步，走到窗前。“别紧张，雨楠这么大的人，不会丢掉。”屈之介调侃道，跟着走到窗前，他这位朋友连恋爱的方式都是隐藏加等待，真沉得住气。

“这么高能看到什么？啊，真的看得到。”原本屈之介以为在顶楼绝对看不清楚一楼的动静，却意外的发现宇刚的办公室能做得到。

“这片玻璃是特制的，它不但防弹，并且具有放大的功能。”刘宇刚解释。

这是“宇刚”化学部门刚研究成功的产品，刘宇刚先拿来装在自己的办公室试试效果，以决定是否要量产。

“我觉得很不错，也送我一片让我试试如何？”化学虽然不是屈之介的专业领域，但是这种特殊玻璃如果用来配合装潢，必能使他的建筑设计领域更向前迈进一步。

“我让化学部今天下午送过去。”刘宇刚允诺。突然间他的眼神一亮，屈之介跟着看过去，是何雨楠。

“迷途的羔羊回来了。”屈之介看着何雨楠走下一部红色的“丰田”，跟着前面的驾驶座被打开，走出一位身穿粉红色洋装的女子——“哇塞！今天是美女大会串吗？怎么雨楠的朋友都是美女？”屈之介期待的引颈而望，车内还有一位长发的女孩背对着他，正对着弯身约雨楠说话。

“那位美女叫马喻姗，是雨楠的室友。”刘宇刚如数家珍般的介绍。“另一位背对着你的女孩，一定是秦织敏，也是一位美女……”“真的？那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见见她。”他总觉得那个长发女孩的背影有一股说不出的熟悉感，像极了昨晚的女孩。他心跳加快地注视着长发女孩慢慢地转身。

“宇刚，你说我能找到昨夜的小美人的比例有多少？”“一万分之一。”刘宇刚挑高双眉，注意到屈之介不寻常的兴奋。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屈之介一下子兴奋的简直快跳起来，真的是她！

“什么消息？”他给屈之介一个“我确定你疯了”的表情。

“你准备付赌金。”

秦织敏，二十四岁，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半年前刚自美国学成归国，“秦氏集团”董事长秦孝轩之独生女。目前与何雨楠、马喻姗共同租赁一层公寓。单身，其职业为罗曼史作家。

屈之介合上手中的简单报告。这份报告简单到几乎没有内容。至少他知道她的年龄，他讽刺的想到，看来秦孝轩将他的宝贝女儿保护得很好，好到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

这份报告竟然还花了他一笔为数不小的调查费，结果只得到这简短的几行字。昨天他终于扯下脸去找之臣，希望借着他的搜索网络，能给他一些佳人的情报。结果好死不死，之臣那混帐竟然跑到一个他听都没听过的小岛做调查，逼得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宇刚，起先宇刚不肯说明秦织敏的背景，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跟着在他威胁要去勒索雨楠之后，才似笑非笑的警告他最好忘了秦织敏这个人，她的背后不好惹。

原来秦织敏的父亲就是商业规模仅次于“宇刚”，排名“台湾第二大企业”秦氏集团的董事长 - 秦孝轩。

非但如此，她还有三位恋妹成狂的哥哥。秦仲文、秦修文、秦啸文。每一位都孔武有力，十足暴力派。宇刚甚至告诉他，好几次他在俱乐部里跟他们练拳击，没有一次不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的回家。他们打起架来就像是野兽，连宇刚那种武术高手也要怕他们三分。他劝屈之介最好放弃报仇这念头，别说是惹不起“秦氏”，就怕他还没有碰到秦织敏的小指头，就已经被她三个哥哥打得头破血流，尸骨无存。

“到时候我可不会去帮你收尸啊！”刘宇刚最后还风凉的讽刺他，气得他当场拳头握得格格作响，几乎想痛扁刘宇刚一顿，这算什么朋友！

凭他屈之介在商场上的地位，他就不信他会拿她没辙，不要说是秦孝轩的女儿，就算是总统的女儿也一样要付出代价！他个人的信条向来就是有仇必报，秦织敏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更何况她是如此吸引他；自从那一夜之后，他的梦里都是她，每一个晚上他总在旖旎的梦境中，汗流浹背的醒来，却发现那只是梦。他尝试着每天更换不同的女伴，试图摆脱掉那个迷人的身影，却沮丧的发现自己更加想她，他想再一次拥抱那具娇小却玲珑有致的躯体，更想念她那片娇接欲滴的红唇，他觉得自己快疯了。为了拯救自己可怜的心志，他决定勇往直前，即使必须和全世界作对，他也在所不惜。

第三章

屈之介站在中山北路的一栋大厦前，蹙眉沉思了整半个钟头，高大而英挺的身躯直直的站立着，双手还帅气的插在裤袋里面，引起来来往过路行人的注意。“喂，你看他是不是模特儿？”“可能哟！长得那么帅又那么高，多半是啦！”“他站在这里很久了吧！是不是在拍广告？”“应该是！可是没看见摄影机耶！”屈之介深深地叹口气，踩着坚定的步伐拾级而上 - 秦织敏就住在十二楼的B室。

他想象着秦织敏等会儿看见他的表情，希望她不会吓得心脏病发作才好！他恶毒的想。

这小妮子八成以为他绝对找不到她，恐怕此刻正高枕无忧的睡着大头觉，若不能让她吓得跌下床去，他就不姓屈！

“该死！别吵！”织敏被阵阵传来的电铃声吵得破口大骂。现在是下午二点钟，午觉时间耶！哪一个人会这么不懂礼貌专挑这种时间来找人？“最好是推销员。”她嚷道。愤怒的起身披上外套准备开门骂人。

“我不需要任何——”接着她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恶梦成真！一万分之一的机会，她竟然中头彩了！

屈之介满意的将她目瞪口呆的反应收在眼底。当初她异想天开跑去偷窥他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她会有今日啊！

“怎么，舌头给猫咬掉了？”他右手撑着门框，左手插在裤袋，优闲地问着织敏。

织敏听见他的调侃声，这才反应过来的“啪”一声，用力想关上大门。未料屈之介早料到她这一招，早就把右脚伸进大厅里。

“老套了！下次挑连续剧看时要挑点新鲜的，你以为甩上门就可以将男人关在外面？”织敏死瞪着和她僵持着门把的屈之介，胀红的小脸卯上死皮赖脸。就这样两人对峙了二分钟，织敏首先败阵下来。与其要让自己的血液循环不良，倒不如早早打发这个无赖，反正最糟的状况不就是被他K一顿，他能拿她如何？打定主意之后她放开了大门，任他进来。屈之介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投降感到有些意外，可惜！他好久没练习“瞪眼”这门艺术了。

屈之介一进门就忙着研究整个房子的格局、配色及家具的摆设，这是他的职业本能。

“这地方设计得不错，谁设计的？雨楠或是马喻姗？”织敏一点都没感到意外，能找到这里来绝对和雨楠无关，她一点也不曾怀疑她的忠诚。他必定是做足了“调查”这门功课，真是好学生啊！不知道爸爸对于她的身分这么容易被掌握，会有什么感想？“是设计师。”她连“请坐”都懒得说，只对着屈之介弹手指示意他可以坐下来。

屈之介睥睨地看着这个他自己时常做的动作；他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被弹手指的一天，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啊！那天晚上自己对着她弹手指，她一定气疯了。

“原谅我不招待你，你有话就快说，说完就可以从大门走出去。”她原想说滚出去的。

“啧啧！我是来拜访，又不是来踢馆，干嘛防卫心这么重啊？除非，你做了亏心事？”他一屁股坐在织敏的单人沙发手把上，右手扶在沙发靠背的上面，俊脸压低对着织敏说话，形成一幅亲昵的龇面。

“谁做亏心事了？”织敏一抬头发现他那张近到快要贴上来的面孔，顿时一片红晕染上双颊。“喂！说话就说话，非得要靠得这么近才行吗？”织敏向后屈身以躲避他越来越靠近的脸。

“啊！抱歉上最近我想念某人想念得过头了，耳朵也跟着发炎，有些重听。”他顺势将放在椅背上的右手挪到织敏的肩，慢慢的缩紧。

“谁？”她简直快不能呼吸了，屈之介吹在她脸上的鼻息，逼得她无法清楚的思考。

“你说呢？小美人，我记得你还欠我一个吻，该还了吧？”他抱紧她，不容反抗的对着她的嘴唇送上自己的双唇。啊！正是这种甜美的滋味，他的记忆没有骗他。

“你……”织敏气到讲不出来，气愤自己的反应迟钝，不，应该说是一半是为了他这种无耻的偷袭，另一半则是“反应麻痹”才对，总而言之，她必须快点送走屈之介这个瘟神才行，否则自己的魂什么时候要被勾走都不知道。

“好啦！吻也还了，豆腐也吃了，我们算是扯乎了，OK？”织敏摆出一副息事宁人的姿态。

“不OK。”这小妮子以为随便一个吻就可以打发他？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织敏看着他那张挂着奸笑的脸皮荡开一副“死皮赖脸”的神情，简直气到想拿把剪刀剪开它算了，这个人说穿了根本是无赖到极点。

“那你想怎么样？”再啰唆她可要报睿了。

“不怎么样。”他仍旧一派的微笑。“别那么凶嘛！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帮我？”这个答案可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端看他那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他会帮她？才怪！

“帮什么？”她倒想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稿子交了没？”屈之介意外的下这一句。“I beg your pardon？”她愣了一下，这跟她稿子交了没有，有何干系？“我说，你稿子交了没？”看她那一副惊慌失措的白痴样，铁定没有！搞不好一个字都没动哩！

“我有没有交稿，关你什么事！”她死也不会承认，她根本一个字都还没写。原先她的构想是！男女主角一出场就来段缠绵悱恻的欢爱场面，结果呢！

别说是最刺激的那部分，扞连最初的前戏她都掰不出来，她还写什么？索性蒙头大睡算了，这也是她这几天来唯一做的事。

“是不关我的事。”他好脾气的同意。“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以仁慈出名，你这样可爱的小姐，就算是路进的乞丐，我也一样乐善好施、拔刀相助。”屈之介脸不红、气不喘的说着谎话。商场上有谁不知道，在年轻一辈中，他屈之介算是仅排行在“刘宇刚”之后的冷硬派，刘宇刚若以杀人眨眼来比喻的话，那屈之介就是吃人不吐骨头。所幸织敏不在商场上混，否则他这番令人呕吐的谎话，铁定教她噎死。

“真的吗？那你有什么建议？”她老觉得屈之介跟他描述中“乐善好施、拔刀相助”的那个人，完全搭不上边，虽然他极力摆出佛祖再世的表情。

小小羊儿要回大野狼家了，屈之介忍不住得意的想到。

“你什么时候交稿？”“月底。”她不懂他在搞什么鬼？“哎呀！那得快了。”屈之介一脸严肃地点着头。

“快什么？”他这人有病啊！净讲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织敏已有些不耐。

“实习啊！”屈之介不由分说地将他的衫脱掉，露出结实的胸膛。

“实...习.....”织敏倏然瞪大双眼，她何时说过要亲身体验？这种“实习课”她可是敬谢不敏。

“你是暴露狂啊？快把衣服穿起来。”织敏连忙转身以掩饰她已然烧烫的双颊，天啊！她都快忘了他的胸膛是多么结实、身体线条是多么优美，真的！“啧啧！你真的是写罗曼史的吗？”这小妮子果真是清清如水，纯洁无比。

“什么意思？”织敏防卫地问道。她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唯独她的职业令她感到烦心。她不但要应付她老爸的全面封杀，还得要想破头不断地翻新题材的花样，若不幸被出版社和赞者催得想遁地，却

又提不起笔挤出任何一个字的时候，心里的压力根本不是非此“族类”的人能够体会的。

“我没有任何恶意，语气别那么冲动！”屈之介无声无息的走向背对着他的织敏，两手从背后圈住她的腰。

“干什么！”织敏冷不防地被屈之介从背后抱住，禁不住大叫。

“抱你啊！你那晚冒险闯入我家，要的不就是这个？”对于女人，不是他自夸，没几个他看不透的。

“谁要这个？你这个混蛋、白痴！快放开我！”织敏真想拿个花瓶敲昏屈之介这个自大的家伙，他认为每个女人都像郝莉娜那般花痴？“那你想要哪个？是不是这个？”屈之升二话不说，大手不断地改变方向，直向织敏的胸部。织敏被这突来的攻击，吓得连该尖叫都给忘了。

这人简直色情到家！

织敏给气得呆立原地，看着就要碰触到她胸前的双手，这才想起来自个儿可是有功夫底子的人。一般大富人家的儿女都有保镖，唯独她家没有。她老爸也不知道是开通或是古板，自小就强迫她那三位哥哥习武，她呢？虽然贵为秦家唯一的女儿，也一样不能免俗的被拖去练个七荤八素，她老爸却杵在一旁凉凉地放马后炮，说什么“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废话！依她看来，压根是自己的性命自己顾。总而言之，过去那十几年被折磨出来约三脚猫功夫，此时正好抬出来对付身后这位寡廉鲜耻的色魔。

麻筋、麻筋、麻筋在哪儿？织敏想了一下，随即依印象中的位置往他的手肘用力一掐，宾果，正中红心！要不是屈之介太自信，又对女人的自卫能力没啥信心，他早该察觉到织敏突然安静下来所隐藏的企图。现在可好，自手肘传来的酸麻感几乎要贯穿他的身体，他痛得不支倒地。

织敏毫无同情心的冷凝着他，活该！谁要他瞧不起女人。

“你……这无情的女人，我……我可是好心帮忙啊！你……竟如此对我。”上帝啊！真的好痛。

“谢了，你这种帮法我承受不起。”明明他想占人便宜还有脸瞎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别以为女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就算他原本是这么想，这次的教训也扭转了他的刻板印象，现今的女人真是惹不得。

“我从未如此想过，你怎么会这么认为？”该死的女人，他绝对要她为此付出代价。

但首要之事必须先博得她的信任，他才不相信他屈之介想玩的游戏会玩不起来。

“屈大少爷，你当我是白痴啊？你何不回家照照镜子，你那副瞧不起女人的样子，全写在你的脸上。”织敏才不会轻易上当呢！

“我有吗？”屈之介真想给她两巴掌，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向来是个有耐心的猎人。

“如果我真有这种想法，那也是因为对象不好的缘故。”他自大的解释，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谁教以往那些女人都那么容易上手。但你就不同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打破我对女人的刻板印象，毕竟你都敢夜闯民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又褒又贬，钓女人的不二法则他可是运用得易如反掌。

“说了一大串，你口渴了没有？”她真想一拳打凹他自大的脸。“你真当我是傻瓜啊！随便哄两句就上当？你若闹够了就请回，我还要睡午觉。”屈之介也被她一副公主式的口吻搞得很火大，有没有弄错，她才是理亏的那个